

北京甜心

BEIJING HONEY

彭扬 著

时尚，教会你如何统治男人、征服女人和惊吓孩子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京甜心

BEIJING HONEY

彭扬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甜心 / 彭扬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039-4041-5

I. 北… II. 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434 号

北京甜心

著 者 彭 扬

责任编辑 仲 江

特约监制 孟 祎 王俊灵

特约策划 刘太荣 刘 艳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41-5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一九二一年，布拉格有了外国先进的自动照相机，可以一次同时复制六到十张照片。

古斯塔卡·雅努克轻松愉快地将这种新奇的长串连续照片拿给卡夫卡看，他说：“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把人从各个角度拍摄下来。这种装置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机器。”

卡夫卡微笑着说：“你是说‘误解——自己’？”

雅努克抗辩说照相机不会骗人。

卡夫卡嘴角上扬，嘴唇像是一道落入湖水的光，说：“照片使我的眼睛只注意表面的东西而已，基于这个理由，它使得原本晦涩的生命更加模糊，生命透过物件的轮廓，闪烁着一丝无力的微光。有如一场光影变化的嬉戏，即使

以最敏锐的透镜也无法捕捉它。人必须凭他的感觉去探索生命。你以为只要在那便宜的机器上一按，便可以察觉到‘永恒的实在’这份深邃吗？——多少世纪，多少诗人、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其他无数制造奇迹的人，站在它的面前都会焦虑，我实在怀疑这机器。这种自动照相机并没有使我们的眼睛变得复杂，只是给予我们一种更简化、更荒谬的瞬间视觉而已。”

我的故事是一种闭眼的方式。是为自序。

目 录

引 子 / 001

The Invitation
01 时尚帝国的邀请函 / 017

The Environment
02 编辑的物理环境 / 029

Marilyn
03 玛丽莲·梦兔 / 039

The Legend
04 传奇 / 049

The Center
05 核心之舞 / 059

Cover Star
06 封面巨星 / 067

The Fashion
07 时装人 / 077

Mrs. Brown
08 布朗夫人头上的洗手液 / 087

Self-love
09 自恋的棱角 / 095

Organic Fiction
10 有机小说 / 103



- 11 The Spy
间谍 / 113
- 12 The Artists
杂耍艺术家 / 121
- 13 The Glow
金光闪闪 / 129
- 14 The Ticket for Fame
成名入场券 / 139
- 15 Another Success
另一种成功 / 151
- 16 The Suspect
嫌疑人X的诞生 / 163
- 17 The Truth
真相 / 175
- 18 Forbidden City
故宫秀场 / 187
- 19 The Panda
熊猫旅途 / 197
- 20 The Friendship
灾难中的情谊 / 207
- 21 The Substitute
名利场大火 / 217
- 22 Goodbye
告别 / 227



引子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做过相同的梦。一旦步入宇宙与星辰，就需要一副坚实的眼镜，来保护自己的孤独和感伤。

在暗无天日的滚滚的黑暗潮流里，在遥远的星河之路游走不定的方向感中，在连风也不能抵达的荒凉内。

在这其间，什么会像钢针划过皮肤般地从记忆里掠过？
图像？词语？还是一望无际的浮光掠影？

是众神在咆哮，将奇迹的创造者囚禁在寒冷和不堪的方舟里。

是块比真实更夺目的拼图，碎片散落在爆炸残悬的陨石间。

是我们永无止境的对自己的怜悯；是那份荒唐的陈述

上早已生长的藤蔓；是从尽头向另一尽头无可挽回的下坠。

让我们肆意地追随这种速度游览。穿越银河的璀璨、太阳炎热的辐射、彗星美艳的尾光，看到幽深之中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蓝色星球。它停顿在那儿，像是一架多年失修的钟摆。人造卫星带着刺耳的杂声重复着单调的圆周运动，我们坠向那片深蓝。

大气层里回荡着遥远的电子乐。苍茫的云海透露着雪国的光线。豪华客机摇摆着巨大的身躯像鲸鱼一般招摇而过。雀群拉落一片大都市的夜晚。

摩天大楼的灯盏照亮了整座城市的繁华，向下投射的舞台光让我们找到声音的来源。高楼顶端的酒吧里，年轻人们正跟随这个时代最迷人的摇摆乐起舞。灯影盘缠，霓虹闪烁。

他先是坐在那儿，然后把酒杯放在一边，站起身来。推开身旁拥挤的人群，若无其事，一直走到天台上。

他继续往前走。直到面前陈列着大都市迷离的呼吸。为了看得更清楚，更加融入这种无与伦比的景色里，他翻越天台的边缘，双手抓住栏杆，俯身向下。

似乎有过几秒的停顿，他放开了双手。

此时此刻，就是此时此刻，时间和空间的重影相遇。组成事物的像素停止运行，早晨的光线从瞳孔的边缘溢出现实，这便是梦。

军队的喇叭不合时宜地播放起“打鸣进行曲”。我几乎用尽所有力气睁开双眼，反复几次，才抬起压在枕头下的右手。在忽明忽暗的意识里，我努力地摸索着床头的耳机，沉重地戴在头上。左手在床下的地毯上抓起 i-POD，按下 play，又回归无梦的睡眠。

很好，是我喜欢的曲子，Shane Mack 的《Lie to me》。

我为偶然性心生欢愉，浅意识里的那个分身已经开始在房间里随着吉它清澈的旋律轻摇慢舞起来。

从挂满我珍藏众多滑板的墙壁，到摆放着高达模型和玩具的书橱。途经的细节：电脑屏保上 Tony Hwak 的空中旋转 900 度；贴在窗户旁边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画像；扔在地毯上的几本成人漫画和几张电音 CD；一个有些磨损掉漆的兔爷；花鸟纹案的瓷茶杯里还剩一半可乐；有破洞的牛仔裤底下是大学的毕业证书；穿着军装的父亲、没穿军装的母亲和六岁时我的合影。

白色的床被像是一个倒影，真正的主人悬浮在天花板上。她是 Lindsay Lohan，赤裸着身体，微曲着双腿，张开

温柔的怀抱。背景是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海浪和岁月的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回声。日光、沙滩，还有女神的光环。

这张无比巨大正对睡床的涂鸦插画，诞生于大学时期的某个春天。那时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央求在中学教美术的表哥在我的天花板上画一位性感的全裸少女。毫无疑问，那一定是 Lindsay Lohan。她曼妙的身姿和邪气的面孔，成了我个人历史里一座富丽的殿堂。

因为她，我一睁开眼睛便能清晰地看见一位好莱坞女郎永远跟我在一起。那时，她还不是洛杉矶世界闻名的女同性恋者，没有人会想到，在没有星星的深夜里，她会和她帅气的 DJ 女友在街道旁边热烈地舌吻。

也因为她，我被邻居得过“思想道德标兵”的小妹妹唤作小流氓。她拿着一瓶碳酸饮料在我的房间里流窜和撒野的时候，像康德一样仰望上空。伴随着她被吓坏了的表情，她把那种黏糊糊的液体喷在了我的脸上。

我被母亲训斥过很多次，但是我总拿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做挡箭牌。我重申自己与“文艺复兴三杰”有着相同的审美情趣，对身体的热爱是高尚和纯粹的艺术表达。在军队大学教外语的母亲狐疑地瞥了我一眼，便再也没有提及这件事。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原本以为父亲会激动地闯进房间，命令我把头顶的少年幻想粉刷干净；我原本以为自己

，会绕着操场跑二十圈，并最终倒在烈日炎炎的悲剧中喘息。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父亲甚至看都没有看过我的天花板，仿佛那是一种本来就该在那儿的事物，是一个具有实体的梦。

在波澜的起伏中，微光粼粼的梦。

之所以偏爱梦，是因为我是个善于逃匿的人。每当某种加缪式的真实强烈地毫无防备地侵袭我的时候，幻想乐园的大叔总是慷慨地向我敞开大门。但有时候，大门被彻底地封锁起来，无论你怎么地呼唤、叫嚣和歇斯底里，也无法得到守门人的垂青。世界离你越来越远，真实离你越来越近。

K，对我而言，一度是个遥不可及的词。

这种遥远，跟一切的物理距离无关。从小到大，我们是再也亲密不过的好朋友。然而，他身上的某种气质，宛如一位从仙境来到人间的诗人，把一种奇异的生存精神放置在一种微妙的高度上。

他从夜晚的摩天大楼上纵身跳下，永远地沉入了我的梦里。

很多瞬间，我分不清（也不想分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实。直到葬礼邀请的电话打来，我才意识到，他已经

进入永恒中，而我还在时间的风尘里短跑。

我在衣橱里翻箱倒柜，把衣服甩得四下狼藉。目力所及，似乎没有一件能够让我恰当地表达此刻的情潮。就像一个没有正确标点的句式，没有语气，也不成立。

我一直被 K 的某种孤独所吸引，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无比亲密的好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他像是一面镜子，把我无法理解的宿命感完整地映衬出来。无论是萧条的沙滩上，他独身一人在修砌着城堡；还是在军队大院的花园，他与昆虫草木的窃窃私语；或者是房间角落的那架天文望远镜，他经常用其搜索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大学的时候，我们合办过一份杂志，来纪念我们自认为伟大的友谊。内容涉及哲学、伦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遗传基因、小说和幼儿漫画。总之，一切我们认为有意思的话题，都像黑洞生吞活剥它的食物一样，把知识碎片转换成精神能源。

可以想象这种杂志的命运：读者只有我们两个，没有人愿意触碰棱角锋利的文本怪物。杂志一共印制了八期，大部分都被积压在 K 家储藏室的角落，落满金灿灿的灰尘。

然而，自然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我原本以为会就此封存在黑暗里的纸本也拥有它的第三位读者了。她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长大以后，则只是 K 的朋友。我已经不记

得她的名字了，只有她臃肿肥胖的身体在回忆里机械地运转。

她身患残疾，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脑子好像也不太灵光。初中退学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军队大院，几乎所有的大院小孩都对她疏远和隔离。只有 K，只有 K 对她一如既往的诚实和热情。她常常穿着旧旧的女兵服，颠簸地穿过草坪，脱连着身后冗长笨重的影子，来到 K 家敲门。那声音像是集中了她对人生所有的希冀，轻声细雨地凋落在冷酷的世界尽头。

“能给我一本杂志吗？”她说。

之后，她用抽搐式的脸部肌肉堆叠出一个微笑，带着杂志，在蓝天白云下穿过花园和操场。

安得烈·戈尔兹、克莱斯特、三岛由纪夫、海明威、拉吉舍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正如 K 的书房里群山环绕般的思想明星一样，他和他们终究走到了一起。以至于我时时刻刻地产生某种幻觉：K 是作为一种哲学存在并行于我的存在的，是一次“平行宇宙”的共时性事件。

K 把乖张表象下的惊涛骇浪隐藏得相当完好。人们很容易就忽略他，因为他总是远离人群，身处深不可测的孤独中；但是人们又无法忽略他，因为他异常优异的成绩单和被其他人在背后津津乐道的诸多怪癖。而他常常以此为乐。

比如：他把自己的手表拨快了半小时，永远地将自己放置在了比我们快半小时的世界里。当我的手表指向九点，他的则是九点半；当我的的是十一点半时，他的已经是正午。他对自由游刃有余地掌控，让我觉得他并不是来自地球的人，倒像是一个暗示神谕的少年，背负着使命，在人间传递着某种信息。

他的离开，对我而言，也并不是消亡，只是回家的时间到了。这位宇宙来客终将返回隐秘的故乡。

走出家门，米白色背心和蓝条纹短裤，连同我蓬乱不堪的头发一起，成为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部分。

我没有回头，径直地拿起滑板走下去，直到被海潮似的光斑侵伏。

踩着滑板，跟随风，我穿越天安门广场。

骄阳像一个没落的京剧花旦把炙烈的光线变成碎碎点点。大学毕业以后，我即将成为一个更加失败的人。而 K 的消逝，让我觉得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正在行动中的空壳而已，没有思想，任人摆布，凝视着惨白的骨头当中那个幽深的洞。唯有血液此刻是真实的，它们顺着微小的管道，前仆后继，涌往脑海，在前额发出晕迷的轰鸣。

一旦生活让我觉得无药可救，我通常就会产生幻觉。

这些支离破碎的影子如同时间的镜面折射出角度不同的花纹，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逃避现实的瘾君子。

站在板面上，我落魄地穿过声浪与喧潮，朝东北方向——南城子胡同的地界滑行过去。

一路上，遮天的树影把天空的湛蓝分割成不规则的形象，零散地悬浮在胡同里老人们满是褶皱的脸庞上。我险些撞上一辆载满乳灰色瓷瓶酸奶的三轮车。在行进的颠簸中，有关 K 的记忆就好像眼泪一般，从这些老人们的瞳孔中弥流出来。

我想起跟 K 最后相处的日子。他像是预知自己即将离开世界，向我多次讲述生命与轮回的佛法。他说：“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无法猜测佛教的“四法印”跟他的离开之间有何微妙的关联，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他反复引用的诗句。

如果你是船，那就不要靠岸。因为你的宿命就是漂泊。

滑板停在表姐的纹身店前。

悲伤也全部落进了这个暗藏玄机的句式里。

我只想把它抛在脑后，永不拾起。我夹着滑板走进去。

她正在对着镜子看纹在脊背的绿渡姆。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满脑子古怪想法，女权主义的杰出旗手，这使她不得不从男人成堆的军队大院搬出去住。

纹身店是她的副业，属于她和她的纹身师男友。

她回头看见我，一副遇到了街边受伤的独眼犬的样子，用甜蜜的安慰让我在沙发上半躺下来。突然，她扔给我一块黑糊糊的东西，那东西极其沉重，猛地落下，差点砸断了我的肋骨。我愤怒地直起身来。表姐却温吞地说：“反正你毕业还没找工作，去这家杂志试试吧，里面全是美女，让你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我这才意识到那块可能会砸断我肋骨的玩意是本时尚杂志。细一看，九月号，九百页，夜晚真的可以用来防身。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向黑人为时尚界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本期杂志全部启用黑人模特，连封面也黑得让人联想到非洲那片贫瘠和血腥的土壤。

在我黝黑的迷惑里，“VG”两个烫金印刷体从封面跃入眼球，仿佛百老汇一场五彩灯泡的大幕即将拉起。

“你的外语不错，能让很多竞争者出局。”表姐飏出一句强悍的真理后，就转身找一本纹身图册。她在凌乱的书本里继续穿梭，视线像一只装备了加速器的蝴蝶一样疯狂，直到发觉刚才的话语被迅速运送到北冰洋的上空无人问津时，才让寻找的姿态凝固起来，转头用持续的善解人意瞄准我的沉默。

“怎么样，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吧。”她又扔给我几本其他月份的杂志，等待我的回答。